

## 輯一 襁褓之歌：給阿公阿婆

打板歌

食酒歌

雞公相打胸對胸

懶尸嫲懶尸妹

阿啾箭

牛嫲帶子落陂塘

牛犁歌

細妹恁靚

桃太郎さんの歌

祭祖頌

## 輯一 襁褓之歌：給阿公阿婆

### 打板歌

小時候，阿婆會坐在藤椅上，雙腳併攏，翹起腳背，叫我坐在她的腳上。我跨坐上去，她抓著我的手，舉起腳，念唱〈打板歌〉：「挨礮批波，打板<sup>1</sup>唱歌，人客來到，沒凳好坐，坐到雄雞膏<sup>2</sup>。」每念一句，雙腳隨之上下起伏。最後一句，聲調拉高，動作最大。這首唸謠的歌詞很有趣，我很快就記住。挨礮是轉動礮去穀殼，因為螳螂前腳的動作像「挨礮」，客語稱螳螂為挨礮批波。磨好米漿開始打板，邊打板邊唱山歌。客人來了，沒凳子可坐，一屁股坐到公雞大便。

每次念唱這首歌謠，就會想起舅婆家。舅婆家是三合院，左側邊間是廚房，廚房裡有一個大灶。我喜歡去舅婆家，其中一個原因是舅婆煎的蛋特別好吃。舅婆家的蛋不同於家裡的白雞蛋，蛋殼是鵝黃色的。舅婆燒柴，在大鐵鍋裡澆入一匙油，打顆雞蛋，在蛋黃裡灑點鹽巴，起鍋時再淋些醬油。煎蛋周圍金黃香酥，帶著柴燒的香氣，美味無比。還小的我問：「為什麼舅婆家的蛋那麼好吃？」「因為是公雞下的蛋啊！」舅婆的小女兒笑著說。我信以為真，每次到舅婆家，都吵著要吃「公雞蛋」。

舅婆家的大灶特別好用，過年過節，我們會特地到舅婆家做板。家裡的廚房不夠大，用的是瓦斯爐，蒸不了幾個板。做板要先「挨板<sup>3</sup>」，把米和水用石磨磨成米漿，米漿過濾後，用大石頭壓乾水分。再放進大鐵盆裡，大力搓揉，加入不同調味和餡料，做成紅板、發板和菜頭板。其中，我最喜歡做紅板。製作紅板需

---

1 打板：客語，做米製糕點。

2 雄雞膏：客語，公雞屎。

3 挨板：客語，將米和水磨成米漿。

要木製的壓模，有龜形和桃形，紅粄包上綠豆沙，搓成圓球狀，抹一點油，放進壓模裡，上下一壓定型。龜形紅粄上印有仿龜殼的六角紋路，桃形的紅粄則像一顆水滴，印著「壽」字，象徵吉祥長壽。把定型後的紅粄放進竹製蒸籠裡，放入大灶炊熟就大功告成。孩子的我最期待打開蒸籠的那一刻，剛蒸好的紅粄散發迷人的甜香，舅婆用長長的竹筷，夾出一個放進碗裡給我吃。熱騰騰的紅粄黏在牙齒上，和著綠豆沙的甜，一起融化在齒間。打粄需要很長的時間，一大早去，往往要待到晚上才能做好。在熱氣蒸騰的灶下裡，忙著做粄的舅婆和阿婆，嘴巴也沒閒著，兩人互相抱怨家裡的事，也互相鼓舞安慰彼此。蒸騰的煙霧彷彿也蒸散了鬱積的情緒。

不過，舅婆家也有我不喜歡的地方，三合院的禾埕上到處是雞屎，不時可以看見一隻大公雞走過，嘴裡發出「咯咯咯咯」的聲音。阿婆不以為意，照樣大步往前走。我深怕踩到雞屎，一步一跳，跳進房子裡。雖然，我不曾「坐到雄雞膏」，但一個不小心，沒算準距離，一腳踩在雞屎上，卻是常有的事。

等自己當了媽媽，我也會把孩子放在腳上，抬起腳唱著〈打粄歌〉。因為節奏明快，孩子很快學會。念唱時，我常想起兒時在舅婆家做粄的情景。三合院的廚房裡，瀰漫汗水和柴燒的氣味，還有蒸籠裡不斷冒出的米香。

## 食酒歌

阿公房間木櫃的最上層，擺著幾瓶親友贈的好酒。有做成戰車形狀的高粱，也有透明玻璃瓶裝成的琥珀色威士忌，還有白瓷繪著竹葉圖案的竹葉青。滴酒不沾的阿公，把酒當裝飾品，時間久了，酒瓶漸漸被蜘蛛絲和灰塵纏繞。

阿公不喝酒，卻愛唱〈食酒歌〉：「食酒<sup>4</sup>要食竹葉青，採花要採牡丹心；好酒食來慢慢醉，好花越採越入心。」客家歌經常是情歌，這首〈食酒歌〉也不例外，談飲酒、採花，實是借物比喻追求心儀女子，沉醉入心的心情。阿公性格剛硬，處事一板一眼，在家不苟言笑。只有睡前，稍微放鬆的他，躺在竹蓆上翹腳，揮扇唱山歌，談談往昔舊事。

有一回，他提起青春時的戀情。

「偲仔紡織廠該時，有認識一個細妹，人生到盡靚<sup>5</sup>，講話盡溫柔。」阿公的臉泛起微微笑意。細妹是阿公的紡織廠同事，彼此沒說過什麼話，只隔著巨大紡織機互望。僅僅幾眼，阿公把她放心上，期盼共譜一段好姻緣。「被人破壞啦！」說到結局，阿公忍不住嘆氣。他不夠主動，細妹被另一個同事追走。許多年過去，少年阿哥已白髮蒼蒼，阿公提起往事，仍然惋惜不已。阿公的初戀故事沒有跌宕起伏的情節，卻令還小的我震撼不已。原來，阿公不只是阿公，也是一個有情有

<sup>4</sup> 食酒：客語，飲酒。

<sup>5</sup> 人生到盡靚：客語，人長得很漂亮。

愛的男人。

只是，阿公說話時的溫柔表情，不是對阿婆，而是一個我未曾謀面的女人，這一點讓我頗在意。我把阿公的初戀故事說給阿婆聽，阿婆低頭做著手裡的工作，淡淡的說：「僅知該細妹啊！講話盡內，後來嫁分姓陳的。」阿婆不但不生氣，反倒稱讚那細妹講話細聲、溫順。對我這種愛吃醋的天蠍座來說，阿婆的反應實在難以理解。

某年母親節，姑姑買蛋糕回娘家一同慶祝。大叔叔拿出冷凍庫裡的高粱助興，平常不喝酒的阿公，因為家人齊聚，也喝了一小杯。酒意微醺，大家鼓譟，要阿公抱阿婆。阿公有點不好意思，阿婆倒是大大方方坐到阿公的大腿上。阿公沒有拒絕，笑得露出一排潔白的牙齒。「親一下！」我們不放過這難得的機會。只見阿公的嘴唇輕輕在阿婆的臉龐點了一下。小姑姑拿起手裡的相機不停拍，留下阿公阿婆最親密的合照。

多年後，阿公離世。某次回家和阿婆聊到阿公，阿婆說著說著，嘆口氣道：「人生倥傯，結婚七十年，想起來盡久，其實一下就過了。」阿婆依舊睡在和阿公曾共枕的雙人床上，床邊的窗台上放著幾張阿公的獨照。我問阿婆會不會唱食酒歌？阿婆輕輕哼起那首歌，歌聲中蘊藏的情意，不是少女懷春的浪漫，而是曾共同經歷生活磨難、相陪一生的思念。

### 雞公相打胸對胸

那時，電視台只有三台。每到晚上七點，阿公和阿叔會守在電視機前看新聞。還是孩子的我一點也不喜歡看新聞，阿婆就帶著我和妹妹們出門散步。有時去鄰居家串門子，有時到新開的賣場逛一逛，有的時候，不知道可以去哪裡，於是穿越一條馬路，到對街的土地銀行。

土地銀行早已打烊，鐵門緊閉。街道上，只剩幾盞路燈和偶而行駛過的車輛，點亮漆黑的夜。銀行大門前有一塊約半坪大小的階梯，阿婆一屁股坐上階梯，背倚著牆，叫我們姊妹輪流唱歌給她聽。石板階梯搖身一變成舞台，個性活潑的大妹第一個上台。七歲的她學芭蕾舞一年，一上台就墊起腳尖，轉了一圈，把會唱的歌全唱一遍，火車快飛、一閃一閃亮晶晶，還有妹妹背著洋娃娃，邊唱邊搭配自編的即興舞蹈。小妹不知何時也走上台，學著大妹的動作，但總是慢一拍。阿婆和我在一旁跟著節奏打拍子，不時因為小妹滑稽又可愛的模樣，笑得東倒西歪。

十一歲的我唱壓軸。我覺得自己長大了，不想再唱兒歌，先唱一首同學教我的〈蘭花草〉，再唱大姑姑教我的〈海鷗〉。這些「大人歌」歌詞很長，我老是記不住，忘詞時要不唏哩呼嚕帶過，要不乾脆竄改歌詞，反正阿婆和妹妹們也不知道。不管我唱了什麼，在離開前，阿婆一定會要我再唱一遍那首歌。

「哎呦，逐擺唱這條！」我抱怨著。「再過唱一擺就好！」阿婆露出期待的表情。那首歌，我是從一卷客家錄影帶學的，不知道歌名，只記得其中幾句，但阿婆就是喜歡聽我唱。應「觀眾」要求，我只好再唱一遍：「雞公相打胸對胸<sup>6</sup>，牛牯相鬥鬥過壟，皇帝相打爭天下，阿妹相打爭老公。」一唱到「阿妹相打爭老公」，阿婆笑得連目汁都流下來。我紅著臉說：「有麼个好笑？佢正毋會為到爭老公相打！」阿婆忍住笑意回：「到時就知了！好啦，恁暗好轉了！」說完牽起小妹的手，我們一起往家的方向走去。

「笑擁江山同築夢，醉看清風入簾櫳……」一踏進家門，就聽見高勝美甜美清亮的嗓音，正在唱著《一代皇后大玉兒》主題曲〈笑擁江山夢〉，立刻跑到電視機前坐好。坐在藤椅上的阿公和阿叔正在鬥嘴，阿婆見了搖搖頭，走進廚房切水果。看了許多集，我發現，多爾袞爭天下，其實是為了爭大玉兒。而真正得天下的不是多爾袞，反而是大玉兒。我在心底決定，下次阿婆若叫我再唱那首歌，我要把歌詞改成「皇帝相打爭阿妹，阿妹毋須相打就得天下」。這麼想時，阿婆端出一盤黃澄澄的芒果，見阿公和阿叔吵不停，把一塊芒果塞進阿公的嘴巴裡，罵：「恁會吵，佢看，這嘴拿來食東西較贏！」阿公邊嚼邊說：「哪位<sup>7</sup>買的？恁甜！」接著繼續吃第二塊芒果，彷彿忘記剛剛相吵的事。

### 懶尸嫲懶尸妹

我從小就討厭早起。幼稚園時，娃娃車到門口了，我還和爸爸賴在床上。阿婆在房門口大聲喊：「趕快起床，娃娃車在樓下等了。」我緊抓棉被賴皮道：「我不要上學。如果要上學，我要帶棉被一起去。」爸爸從枕頭上起身，說：「媽！才幼稚園而已，一天不上沒關係啦！」聽到爸爸幫我說話，我放心的把頭埋回棉被堆裡。阿婆嘆一口氣，轉身走開。

上小學後，不能再賴床。那時，阿公阿婆在家門口擺攤賣煎餃，現包現煎，遇到上班上課的人潮，非常忙碌。阿公總要抽時間上樓叫我起床，他的大手敲著房門喊：「好跣了<sup>8</sup>！上課囉！」「好啦！」我從被窩裡擠出聲音。「好還毋跣？」阿公的聲音帶著怒氣。我趕緊坐起身，說：「跣了啦！」阿公透過花窗，看見我坐在床上，才放心下樓。一見到阿公走了，我倒頭就睡，心裡盤算：「再睡一分鐘就好。」誰知道，夢裡一分鐘，現實卻過了半小時。阿公見我沒下樓，再次上樓，發現我竟還在睡，一怒之下，用力推開房門，大聲怒吼：「妳這懶尸嫲！樓下恁無閒，還要上來喊妳，七點了，妳上課赴毋著<sup>9</sup>，佢正毋要睬消妳<sup>10</sup>！」

<sup>6</sup> 雞公相打胸對胸：客語，描摹公雞打鬥時的模樣。

<sup>7</sup> 哪位：客語，哪裡。

<sup>8</sup> 跣：客語，起床。

<sup>9</sup> 赴毋著：客語，趕不上。

我轉頭看著掉在地上的鬧鐘，果真是七點。我跳起來，換衣服、刷牙洗臉。最後一關是要扒完流理台上，阿公裝好的滿滿一碗飯。「忒大碗了<sup>11</sup>！俚食毋忒<sup>12</sup>。」我拿起筷子，一副快哭的表情。「無食朝<sup>13</sup>仰做得<sup>14</sup>？遽遽食<sup>15</sup>！一下阿公載妳去。」阿公說完，倒了一大碗白開水放在我面前。我含著眼淚，一點菜，一口白飯，再吞下一口開水，好不容易吃光光。背起書包下樓，阿公已經發動好摩托車，等著載我去學校。

有一次，電視機裡歌唱比賽節目，出現一個穿小禮服的女孩，正在演唱一首客家歌，她用清亮的嗓音邊唱邊跳：「懶尸嫲懶尸妹<sup>16</sup>，朝朝睡到日頭晒壁背。講到做衫佢也會，做個衫來像布袋；講到做帽仔佢也會，做個帽仔像鍋蓋；講到做鞋佢也會，做個鞋來像蟾蜍嘴。」（懶惰女懶惰妹，天天睡到太陽曬牆壁。說到做衣她也會，做的衣服就像布袋；說到做帽子她也會，做的帽子就像鍋蓋；說到做鞋她也會，做的鞋子就像蟾蜍的嘴巴。）旋律輕快反覆，歌詞也挺有趣的，我跟著哼了幾句。坐在一旁的阿公突然大笑，說：「這歌就講妳啊！」「係正無佻樣！」我生氣的嘟起嘴。「做得吊三斤豬肉了！」阿公指著我的嘴笑得目汁都流下來了。

長大後，到外地念書、工作，靠手機鬧鐘叫我起床。幾次不小心睡過頭，立刻爬起來刷牙洗臉，那首歌的旋律就會冒出來，像在嘲笑我般唱著：「懶尸嫲懶尸妹，朝朝睡到日頭晒壁背……」只是，這一次，我得自己趕赴要去的地方。

## 阿啾箭

電視新聞出現一段畫面，背景竟在我居住地附近，標題寫著「繁殖期太敏感烏秋街頭襲擊」，只見一個女孩騎單車經過房子和稻田間的馬路，一隻站在電線桿上的烏秋，突然俯衝而下，伸出爪子攻擊。記者採訪被烏秋攻擊的女孩，她心有餘悸的說：「嚇我一大跳。」烏秋體型不大，全身烏黑，尾巴末端如魚尾分岔，領域性極強，尤其一到繁殖期，為了保護雛鳥和鳥巢，會攻擊經過的人類或更大型的鳥類。

烏秋，客語稱阿啾箭，阿婆說過，農村時代，阿啾箭最愛站在牛背上覓食。牠抬頭挺胸站在牛背上，神氣的東張西望，彷彿在看牛般。阿婆教我一首和阿啾

---

10 毋要睬消妳：客語，不理妳。

11 忒大碗了：客語，太大碗了。

12 俚食毋忒：客語，我吃不完。

13 食朝：客語，吃早餐。

14 仰做得：客語，意指怎麼可以。

15 遽遽食：客語，趕快吃。

16 懶尸：客語，懶惰。嫲：客語，雌性之物，此處指女人。妹：客語，泛稱年輕的女性。

箭有關的童謠：「阿啾箭，尾砵砵<sup>17</sup>，無爺無哀跔叔婆<sup>18</sup>。叔婆呢？掌牛咧。牛呢？賣忒咧。錢呢？錢呢？討舖娘咧。舖娘呢？走掉了。」童謠採一問一答，節奏明快，內容卻有點悲傷。阿啾箭從小無父無母，跟著叔婆。叔婆在哪？在看牛。牛呢？賣掉了。錢呢？討老婆了。老婆呢？老婆跑掉了。我比阿啾箭幸運，雖然父母不在身邊，至少我還有阿公阿婆，不像阿啾箭只能跟叔婆。

另一首跟阿啾箭有關的童謠，不知為何，也帶著一股淡淡的惆悵。「阿啾箭，阿啾啾，你姊婆<sup>19</sup>，做生日，到底要分僱去，也不分僱去，害僱打扮兩三日。」「阿啾啾」是仿擬阿啾箭的叫聲。姊婆即外婆，阿啾箭的外婆過生日，我打扮了兩三天，卻不知究竟要不要讓我去？

每次念唱這首歌謠，就會想起外婆。小時候，外婆非常疼我。三歲前，媽媽把我托給外婆帶，那時，舅舅們還未娶妻，外婆家只有我一個孩子。除了晚上回家睡覺外，我幾乎都跟著外婆。爸媽離婚後，爸爸不准我和外婆見面。有一次，阿婆帶我去小鎮媽祖廟拜拜，我遠遠瞧見外婆，雙手張開，不停哭喊：「我要姊婆<sup>20</sup>！」外婆遠遠看著我，舉起手想走來抱我，卻又把手放下，佇立在原地。阿婆不管我奮力擺動雙腳，硬是抱著我往回家方向走去。外婆的身影越來越小，最終消失於人群中。

幼稚園畢業典禮，因為老是記不熟舞步，我被老師安排在舞台最後一排。起初，我跟著前排同學跳，跳著跳著，我發現一雙眼睛在台下盯著我。黑暗中，那雙細長的眼睛，笑得彎彎的，像月牙般發光。是外婆。她眨眨眼，彷彿說：「姊婆來看妳了喔。」我訝異又開心，忘記擺動手腳，傻傻站在舞台上看著外婆，直到整首歌結束。同學一一走下台，我仍站在原地。老師喊我的名字，我這才發現諾大舞台上只剩我，我趕緊跑下台，外婆卻不見了。

幾年後，小舅舅娶妻，小舅媽生下大表妹。外婆很開心，整天帶著大表妹，像從前帶著我一樣。此後，外婆嘴上全是表妹，表妹會走路了，表妹會叫阿婆，表妹如何如何。餐桌上的菜全是表妹愛吃的、能吃的。比起表妹是內孫，我只是個父母離婚的外孫，外婆還會愛我嗎？我在內心裡嫉妒又不安的揣度著。

再後來，外婆家改建，外公外婆暫時搬去台北和小舅舅同住。一年後再見，外婆坐在客廳沙發上，緊抱一歲大表弟，對我淺淺一笑。「叫姊婆啊！」媽媽催促。「姊婆。」我喊。「乖。」外婆說完，把表弟交給媽媽抱，走進房拿出童裝店

---

<sup>17</sup> 尾砵砵：客語，指尾巴垂垂。砵，指下垂的物體，如秤砵。

<sup>18</sup> 爺哀：客語，指父母。

<sup>19</sup> 客家唸謠因為傳唱的緣故時有不同。「你姊婆」亦有做「上屋叔婆」或「上背叔婆」，「上屋」、「上背」都意指地勢較高的地方。無論是姊婆或叔婆都是指年紀較高的長者，在物資較為缺乏的年代，長者過生日都格外隆重，家中會準備平常吃不到的大菜，讓孩子們特別期待。

<sup>20</sup> 姊婆：客語，外婆。

紙袋，遞給我說：「試著<sup>21</sup>看。」我打開袋子，是一件粉紅色洋裝，胸前腰部裝飾蝴蝶結。「媽！她都國中了，還買童裝，不適合啦！」媽媽皺眉說。雖然，青春期的我也覺得童裝幼稚，但心底卻有種說不出的喜悅。我換上洋裝，裙子果然稍短了些。外婆見我穿上，臉上浮現開心的笑容。我想，外婆一定也期待著，和我見面的這一天。

### 牛嫲帶子落陂塘

我出生的時候，家鄉已經沒有牛了。儘管，在熱鬧的車站大街外，還有大片稻田，處處陂塘，但農夫改用農用機具取代牛隻耕作。

對「牛」的印象，我大部分是聽來的。不吃牛的阿公說，牛是最有靈性的動物。他的二弟，我的二叔公，大家都說他憨，牛卻最聽他的話。兒時牧牛，二叔公趴在牛背上，靠在牛耳邊說話，叫牠趴下就趴下，叫牠起來就起來。

阿婆曾唱一首客家歌：「日頭落山一點紅，牛嫲帶子落陂塘<sup>22</sup>。哪有牛嫲毋惜子？哪有阿妹毋戀郎？」我想像，夕陽西下時，耕作完的母牛帶著小牛，一前一後走進陂塘裡。聽了歌的我吵著要看牛。「這下哪位還有牛？」阿婆搖搖頭說。「阿公下禮拜帶妳去看牛！」阿公拍胸脯保證。「你講真識<sup>23</sup>的？」我開心得跳起來。

好不容易，到了「看牛」的日子，阿公阿婆和我搭上遊覽車，跟著阿公的紡織廠同事一起去中部的農場。遊覽車往山上行，容易暈車的我，趴在阿婆的大腿上，不時問：「到了無？」阿婆輕輕拍著我的背，說：「會到了<sup>24</sup>。」搖搖晃晃間，不知不覺睡去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阿婆拍拍我的背，喊：「到了！」我爬起身，揉揉惺忪睡眼，手攀著車窗，看著窗外一望無際的草原，卻沒看到半隻牛。「牛仔哪位？」我問。「可能要行到該頭。」阿婆指著草原盡頭說。我們下車，往草原另一頭走去。青青草原上，到處都是一坨坨牛糞。走不到一半，我就不肯再走，癟著嘴說：「好多大便，我不敢走。」「講要看牛的係妳，這下毋要去的也係妳！」阿公不理我，硬是拉著我往前走。我邊哭邊走，跨過大半個草原，終於看見幾隻白底黑斑的乳牛。被滿地牛糞嚇到的我，一點也開心不起來。再說，我想看的，不是只會低頭吃草的乳牛，而是會耕種又愛泡澡的水牛。

還有一次，爸爸開車載我和妹妹們去鄉下。我看著窗外翠綠稻田發呆，一個灰黑身影在田間閃動，我打開車窗，興奮的喊：「是牛！」妹妹們順著我手指的

---

<sup>21</sup> 試著：客語，試穿。

<sup>22</sup> 牛嫲帶子落陂塘：客語，牛嫲，乳牛。陂塘，池塘。整句意為「母牛帶著小牛走入池塘」。

<sup>23</sup> 真識：客語，真的。

<sup>24</sup> 會到了：客語，快到了。

方向看去，紛紛驚呼：「牛！」「真的嗎？」爸爸也興奮起來，車速減緩靠向田邊。只見田裡的影子緩緩站起身看向我們，啊！眼前的哪裡是牛，而是一個戴斗笠的農婦。她全身穿著土黃色衫褲，彎腰在田裡工作的身影，被我錯看成牛。爸爸不好意思加速駛離現場。妹妹和我忍不住大笑起來，突然，爸爸嘆口氣說：「我還真以為有牛呢！以前田裡，有好多牛，現在都看不到了。」

過了許多年，阿公和爸爸都不在了，鄉裡的稻田和陂塘也漸漸消失，重劃為建地。還是沒見過耕牛的我，途經僅存的農田，總忍不住多看幾眼。

## 牛犁歌

牛年到了，好奇有什麼和牛有關的歌曲，上網搜尋，跳出鳳飛飛演唱的〈牛犁歌〉，收錄在歌林唱片於 1977 年發行的《台灣民謠歌謠專輯第 2 輯》之中。這張專輯還收錄同樣由鳳飛飛翻唱，多首膾炙人口的台灣歌謠，像是〈月夜嘆〉、〈春花望露〉等。

鳳飛飛以韻味十足的嗓音，輕唱：「頭戴著竹笠仔喂，遮日頭呀喂；手牽著犁兄仔喂，行到水田頭；奈嚟喺呀犁兄仔喂，日曝汗那流；大家著合力呀喂，來打拼嚟喺喂。」生動呈現往昔農村生活，頭戴斗笠的農夫頂著太陽，牽牛走到水田耕種。有趣的是，詞中將牛擬人化，稱為「犁兄仔」。讓我想起兒時放牛的阿公，從不吃牛肉。他說，牛有靈性，是耕種的同伴，怎麼能吃牠的肉？

反而是屬牛的阿婆，不僅不避諱食用，只要是孩子們愛吃，無論西式煎牛排或中式牛肉麵，樣樣都拿手。阿婆似乎不喜歡自己的生肖，曾對我說：「肖麼个全好，就莫肖牛。分人做牛做馬做到死。」阿婆常唱的客家山歌就是以牛為主角：「日頭落山一點紅，牛嫲帶子落陂塘。」當時只覺得是牛嫲帶牛子泡水塘的溫馨畫面，卻未曾想為何要在太陽下山後？

如今想來，許是日正當中，牛嫲須在大太陽下，為人辛勞耕作。「牛嫲」形象與阿婆重疊，從小當人養女的阿婆，年輕時是採茶姑娘，嫁給阿公後，既要打零工賺家用，又要照顧全家老小。牛嫲至少在太陽下山後可以休息，阿婆卻在大家回房就寢後，仍在廚房忙碌。

「手推著牛犁仔喂，來犁田呀喂；我勸著犁兄仔喂，不通叫艱苦；奈嚟喺仔犁兄仔喂，為著顧三頓；大家著合力呀喂，來打拼嚟喺喂。」歌詞說的是耕種的辛勞，但曲調卻是輕快的，夾雜許多狀聲詞，像鼓舞農忙的人們，無論多苦，為了三餐溫飽，還是要打拼下去。

我不禁想，每天得洗十幾個人的衣服，煮三餐、忙農事，一肩扛下家庭重責的阿婆，是否有過放棄的念頭？又是什麼支撐她堅持下去？

屬狗的我，喜歡被照顧多於照顧別人，若換作是阿婆的角色，恐怕無法堅持下去。一邊照顧孩子一邊寫作的我，對比阿婆的勞動生活，可說是相當幸福且幸



運的。儘管如此，我還是嚷嚷過不要寫了，或懊悔生下孩子，以致於沒有自己的時間。所幸這些念頭都不長久，在顧孩子和做家事的餘暇，慢慢敲下一字一句，努力在孩子與寫作之間找到平衡。

帶大三代孩子的阿婆，常自豪說，她做「阿太」了。彷彿看著孩子長大，一切辛苦便值得。做不到這一點的我，非常佩服像阿婆這樣，願意為他人辛勞，如牛一般的人物。或許因為阿婆的緣故，在諸多生肖中，我特別喜歡屬牛的人。

註：〈牛犁歌〉的填詞者為許丙丁（1899-1977），他出生於日本時代，兒時喜歡去廟裡聽人講古。在大正九年時，考入臺北警官練習所特別科，訓練三個月後以總督府巡查身分成為臺南州巡查。任職警務人員時期因對南管音樂頗為愛好，加入「桐侶吟社」，並組織「天南平劇社」推廣該類型音樂。戰後，轉戰政壇，曾擔任議員。這段期間，他根據南管古調填詞成台語流行歌曲，除了〈牛犁歌〉外，還有〈六月茉莉〉、〈卜卦調〉等歌曲。

### 細妹恁靚

小時候，我愛跟著阿公阿婆去喝喜酒。喜宴場地大多在路邊，寶藍色棚子沿馬路搭蓋，長長棚子像臨時隧道，佔據半條馬路，只供新郎新娘的家族親友通行。圓形紅桌上鋪著紅色塑膠布，如巨型花朵開滿棚下。入口的另一端是臨時舞台，舞台鋪設棗紅色地毯，地毯邊緣脫線，有的地方沾黏去不掉的污漬，最新最亮眼的地方是舞台背板，懸掛霓虹燈蜿蜒的「囍」字。

大夥兒聚集在入口處圓桌邊，桌面上有一只長方形淺口鐵盤，鋪滿花生糖粉，一旁則是鐵桶裝盛的客家粿，熱呼呼的還冒著煙。做粿的阿伯站在桶邊，拿起長竹筷，把粿斷成一大團放上糖粉。圍聚桌邊的大人們，再各分一小團，把免洗筷交叉成剪刀狀，剪下恰好入口的大小，沾沾糖粉放進嘴裡。動作必須迅速又不失禮貌。我只是孩子，無需顧慮大人的顧慮，只要舉起筷子，把眼前剪好的粿，一口一口塞進嘴裡。為了能吃更多粿，個子高過桌子後，我學會用免洗筷把粿剪成剛好的大小，不需仰賴大人們的協助。當阿公阿婆入座，開始吃第一道涼拌拼盤，我依舊駐守在粿桌，一個人悠閒自在的吃粿。

直到舞台音樂響起，台上出現穿著華麗的主持人，我才願意入座。其實，舞台上的阿姨唱歌未必好聽，但閃亮亮的衣裙總深深吸引著我。螢光粉、金黃或大紅，色彩炫目亮眼。有的如芭蕾舞衣，裙子短而蓬；有的僅穿胸罩和三角褲，垂掛金黃色流蘇，微微遮住重點部位和腰間肉，露出肥滿雪白的腿。阿姨賣力扭腰，在舞台上跳著恰恰，以撒嬌般的嗓音唱：「細妹恁靚，細妹恁靚，就像那一枝花……」對不足十歲的我來說，流蘇搖搖，薄紗朦朧，真是迷人極了。彷彿一穿上去，就能成為公主。我羨慕的望著台上的阿姨，不只我，幾乎全場的阿公阿伯阿叔都被

她吸引，連阿公也盯著舞台處看。平時，我若穿無袖衣服，阿公絕對會罵我，叫我去樓上換一件。但在這樣的場合，台上穿著裸露的阿姨不會被任何人指責，用聲音和身體炒熱場子，讓台下所有人為她鼓掌。阿姨感受到觀眾灼熱目光，跳得更起勁，流蘇晃動，反射金光。間奏時，她步下舞台，邊唱邊往人群中走去，手中無線麥克風突然遞給身邊的阿伯，只聽見阿伯接著唱：「紅花有那葉來遮，細妹仔恁靚愛麼誰？」阿姨迅速把麥克風拿回嘴邊，打情罵俏說：「我不知啦！」觀眾情緒來到高潮，所有人齊聲合唱。除了學校朝會唱國歌，我很少看見一首歌有這麼多人合唱。

這首歌的歌名是〈細妹恁靚〉，主唱是羅時豐，在他出這張專輯之前，唱的全是閩南語歌，因此，我一直以為他是福佬人。他曾在客家歌唱節目談起，因為客家歌市場比較小，過去大多唱閩南語歌。這張專輯我家也有，唱片封面上，除了國字外，還有以注音符號拼成的客語發音。不過，羅時豐版本的〈細妹恁靚〉僅有幾句客家話，大部分歌詞內容還是閩南語，這跟我在喜宴舞台上聽到的全客語版本不同。有次，我在客家電視節目上，看到羅時豐唱全客語的版本，有趣的是，他明明唱的是客家歌，但抖音和氣口，聽來卻像閩南語歌。

或許是這首歌混雜閩客的魅力，加上歌詞逗趣，旋律歡快，成為紅極一時的洗腦歌。每次吃完喜酒回家的路上，坐在摩托車前的我都會情不自禁哼唱「細妹恁靚」，腦子浮現金光閃閃的流蘇，玻璃絲襪包裹的肥美雙腿。我轉頭跟阿公說：「我長大也要穿阿姨那種亮亮的裙子。」「錐嫲<sup>25</sup>！」阿公大聲罵道：「著該種衫，毋知見笑<sup>26</sup>！」我翹起足以吊三斤豬肉的嘴巴，心想：「明明阿姨唱歌跳舞的時候，你也看得很開心。」但我沒說出口，不然回家得挨竹修仔。

再大一點，我漸漸不覺得那種表演服好看，反覺得俗氣。約是同時，我不再愛跟著阿公阿婆去喜宴。每次阿公問我：「要絡阿公去分人請無？」我都會找各種理由推託。成年後參加同學朋友的喜宴場合，往往在高貴華麗的飯店舉行。婚宴播放當季流行情歌，比如范瑋琪的〈最重要的決定〉或是蔡依林與陶喆合唱的〈今天妳要嫁給我〉，雖然好聽，但我還是懷念妖嬈閃亮的阿姨，扭腰擺臀唱著〈細妹恁靚〉，讓平時木訥嚴肅的阿公也露出難得的笑容。

附記：〈細妹恁靚〉的創作者是林子淵，苗栗頭份客家人，曾創作許多經典的國語流行歌。後響應 1988 年發起的「還我客家話運動」，於隔年創作〈細妹恁靚〉，原唱為鄧百成，由羅時豐翻唱成閩南語版本，引發廣大迴響。在我的印象裡，這段時間出現許多客家流行歌，並發行伴唱帶。爸爸曾擔任過其中一首歌的伴唱帶男主角，只可惜家裡的錄影帶都不見了。

<sup>25</sup> 錐嫲：錐，客語中罵人笨蛋、白癡之意，「錐子」原指男性生殖器官。嫲，指稱女性。

<sup>26</sup> 毋知見笑：客語，罵人不知羞恥。

## 桃太郎さんの歌

阿婆來了。我牽她的手走進我住的大樓，她看著大樓中庭，念道：「好像 Mandy 那裡。」Mandy 是我的表妹，剛從南部搬到北部的新居。我去過一次，那棟樓和我住的這棟樓，除了都有中庭，沒有其他相似之處。

「蓋北美大樓的叫巴老八，這可能都是他蓋的，才會那麼像。」阿婆解釋。北美大樓是湖口的第一棟樓，也是當年湖口最高的樓。曾是戲院，約二十年前，戲院收了，樓上轉租商辦，樓下租給服飾賣場。北美大樓起建時，阿婆為貼補家用，當保姆的她背著別人的孩子，在工地外用大鐵鍋為工人炒菜煮飯做點心。

搭上電梯，阿婆用渾沌的眼神看著我，問：「我來多久了？要回家了嗎？」「妳才剛來啊。」我安撫她，拿出鑰匙開門。她脫鞋走進屋裡，望著四周喃喃說：「我有來過。」接著走到靠陽台的電子琴旁，坐上藤椅，用胖短手指彈奏幾個音。學琴半年的安古見阿太彈他的電子琴，立刻跑上前彈一小段貝多芬的〈快樂頌〉，彷彿在說這樣彈才對喔。阿婆笑了笑，她不識 Do、Re、Me，卻沉浸在某種情緒中，邊彈邊唱：「桃太郎さん 桃太郎さん お腰につけた 黍団子 一つわたしに くださいな……」（桃太郎啊，桃太郎啊，給我一個繫在你腰上的飯糰吧！）我拿手機錄下彈鋼琴的阿婆。彈唱幾句後，她轉頭問我：「好聽嗎？」「好聽。」我回。

〈桃太郎さんの歌〉是我學會的第一首日文歌，最早是從太公<sup>27</sup>那裡聽來的。年近七十的太公理平頭，髮絲全白，瘦削長臉常掛笑容，露出又大又黃的牙齒。太公很疼我，從不罵我，常偷塞零用錢給我。當時讀幼稚園的我，一下課就跑上二樓找太公。太公如果沒出門釣魚，會在二樓整理釣具或炒誘餌。他常邊工作邊唱日文歌，桃太郎さん就是常掛在嘴邊的一首。

很喜歡這首歌的我，對桃太郎的故事也十分著迷。

那時，阿公阿婆固定每年帶我搭火車，從湖口到高雄鳳山找小姨婆。小姨婆一家四口住在租來的房子，倚靠賣紅豆餅維生。節省的她鮮少遠行，把錢存下，希望有天能買一棟自己的房子。某次去，小姨婆怕我無聊，特地準備一卷錄影帶給我看，是林小樓主演的《新桃太郎》。

一看是桃太郎，我迫不及待坐在電視機前等待。老爺爺和老奶奶撿起河邊飄來的大桃子，剖開後發現裡面居然有個孩子，悉心照顧孩子長大，為他取名桃太郎。被阿公阿婆帶大的我，對電視上的老爺爺老奶奶，多一份親切。看見惡魔假扮老爺爺欺騙桃太郎時，我忍不住掉淚。熟悉情節外，電影版還添加許多稀奇古怪的角色：男扮女裝的鬼婆婆、搞笑 CP 蘋果公主和西瓜太郎。大概是屬狗的關

---

<sup>27</sup> 太公：客語「曾祖父」之意。

係，我最喜歡陳子強扮演的略帶傻氣卻忠心耿耿的狗童。那趟高雄行，去過哪裡我全忘了，只記得《新桃太郎》裡鮮活的人物。

過幾年，小姨婆好不容易攢夠積蓄、買下新居，姨丈公卻因病過世。失去老伴，小姨婆變得更不愛出門。

我問阿婆，還記得以前去高雄找小姨婆的事嗎？阿婆嘆口氣說：「當然記得，這下小姨婆記性不好，舊年住到台南的安養院囉。」我牽阿婆的手下樓，散步去附近餐廳吃飯。我們手牽著手，像兒時一樣。不同的是，從前的我如此矮小，現在已高過阿婆半個頭。我輕輕哼：「行きましょう 行きましょう あなたについて どこまでも……」（走吧，走吧，讓我們跟著你吧，到哪裡都讓我們跟著你吧！）在這條小路上，我是狗童，阿婆是桃太郎，我多希望，就這樣跟隨她一路走下去。

### 祭祖頌

農曆二月初二是家族祭祀的日子，客家人稱之為「掛紙」。我們不是去供奉祖先牌位的公廳，而是安放祖先骨灰的祖塔。祖塔的形狀如半月形山丘，不同於一般靈骨塔或墓地，裡頭全是有親緣關係的家族長輩，特別有種探視親人的熟悉感。

本來，出嫁的女兒是不被允許回來祭祀，因此，我有很長時間未曾到祖塔祭拜。妹妹和我之所以再來，是因為過世未滿一年的爸爸膝下沒有兒子。阿婆說：「女兒不來拜，誰來拜？」上次來時，還是跟著阿公和爸爸一起來。他們如今都在裡頭。

鄉間小路停滿車輛，以祖塔為中心向四周發散。祖塔前搭上大塑膠棚，棚裡棚外都是人。中間放置臨時搭建的長木桌，桌上擺滿牲禮。碩大的闖雞、肥滿的三層豬、新鮮水果，還有紅粿、艾粿和發糕等各式客家糕點。往年阿婆都是親手做，現在年歲已大體力不如從前，我們也沒傳承她的好手藝，只好上市場買現成的。

我到達時，祭祀已開始。擔任主祭的家族長輩已站在棚子正中央，手握麥克風嘴裡念念有詞。我趕緊在棚外找個角落，雙手合十融入人群中。小小的廣場上站了兩三百人，卻沒有人開口說話，安靜地聆聽麥克風傳來的祝禱聲。長輩以海陸腔客語吟誦，聲音宏亮，兩字為一詞，音調相連，每句四到六字，每句結束時尾音上揚，稍作停頓便接著下一句。我依稀記得阿公說過，頌詞是從大陸來台一世祖開始逐一「邀請」，再復述祖訓，提醒子孫重視家族和氣，叮嚀勤儉治家、慎終追遠。

然而，從小到大，我從沒認真聽長輩口裡念的是什麼，頂著大太陽的我只

希望長輩趕快念完，好進入下一個儀式——跌聖筊。若是一正一反的聖筊，代表祖先滿意，三拜後就能請祖先享用。若不是聖筊，得再念一遍祝禱詞，一切重新來過。

「拜請列位祖公祖婆，領受千金聖筊，開壺酌酒，拜！」終於來到頌詞最後段落，我跟著族人雙手合十鞠躬祭拜。匡啷一聲，「是聖筊！」人群傳來歡呼聲，大家都鬆了口氣。

早來的大妹在人群中找到我，帶我穿過人牆，找到坐在棚子另一端的阿婆和阿姨。阿婆和叔婆站在供桌旁，正在評論哪家的雞夠大，哪家準備得不夠豐盛。大妹打開手機照片，指著一張供品照，賊賊笑說：「姊，妳看，這隻雞旁邊都燒焦了。」只見烤雞有的地方是褐色，有的地方卻呈現焦黑色，我忍不住大笑說：「祖先一定覺得供品怎麼一年比一年難吃？」

棚子左側擺放客家粿，巴掌大雪白色粿，一團團平躺在鋪滿花生粉的鋁盤上，一副Q彈可口的迷人模樣。無論婚喪喜慶，重要日子總少不了它。人們圍聚在長型桌子前，邊吃粿邊聊天。由於疫情當前，我一度猶豫是否該湊前吃？但從小愛吃粿的我，還是受不了甜膩香氣的誘惑，上前夾了一大團，放進免洗碗裡獨自享用。

族人們如團圓般，或站或坐在四周閒話家常，等候祖先享用供品的時光。阿姨、大妹和我走進祖塔右側，過世未滿一年的族人骨灰會先安放在此，等到對年後舉行完合火的儀式，才能正式入塔。即使陽光普照，塔內卻十分陰暗，需拿手電筒才能行走。我們爬上木梯，看見爸爸的骨灰罈擺在幾十個骨灰罈中。我們拿衛生紙輕輕拂去罈上積累的灰塵，遺照上的他臉頰豐滿，不若最後離去時瘦弱不堪。

過去，爸爸常代表家族參與祭祀活動，表情有身為長子長孫的神氣。看著爸爸遺照上嘴角揚起的笑容，我想，在這裡的他一定覺得很安心吧。只是，我也想起早爸爸幾個月過世的大姑姑。她結過婚，祖訓言明出嫁女兒不能入祖塔。因此，離婚的她早早為自己買好面海的塔位。我問族長：「出嫁又離婚的女人最後不能『回來』嗎？」族長笑著說：「這是祖先定下的規矩，就等你們這一輩來改變了。」事實上，十多年前張氏宗祠允許未嫁女入塔，引起其他宗祠仿效，還登上報紙。雖然能入塔，但這些未嫁女的骨灰罈仍是放在祖塔的左側，由名為「玉潤」的門進入，與其他親族有別。身為女人，我能在這些祭祀禮儀中感受到許多不平等，但也衷心期盼在不遠的未來，無論是否出嫁，女性能在應盡的祭祀義務外，也有「回家」的選擇權。